

一本教育孩子勇敢、独立、乐观的书。

一部打动孩子心灵的世界经典佳作！

一个充满爱与温馨、探求生命存在和意义的童话。

(奥) 萨尔登 著 杨曦红 译

小鹿班比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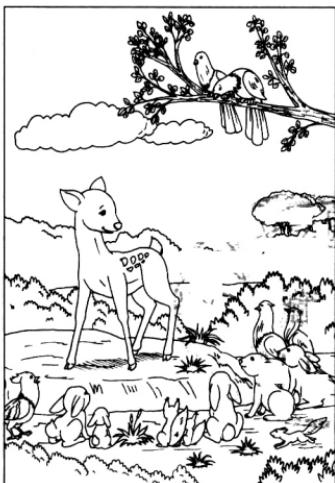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小鹿班比

BAMBI

[奥]萨尔登◎著

杨曦红◎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鹿班比 / (奥) 萨尔登著；杨曦红译。-- 北京：

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6.4

ISBN 978-7-5190-1323-3

I . ①小… II . ①萨… ②杨… III . ①童话—奥地利—现代 IV . ①I52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73910号

小鹿班比

著 者：(奥)萨尔登

译 者：杨曦红

出版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奚耀华

复 审 人：蒋爱民

责任编辑：陈若伟

责任校对：郑红峰

装帧设计：余 微

责任印制：陈 晨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-85923053(咨询) 85923000(编务) 85923020(邮购)

传 真：010-85923000(总编室)，010-85923020(发行部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 a i l：clap@clapnet.cn chenrw@clapnet.cn

印 刷：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：100 千字 印 张：5

版 次：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0-1323-3

定 价：24.00 元

译本序

费利克斯·萨尔登为奥地利著名作家，他的原名是西格蒙特·萨尔茨曼，1869年9月6日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教经师家庭。出生不久，举家迁往维也纳。从1925年到1934年，他担任奥地利作家俱乐部主席。1938年，由于他的犹太血统，遭到法西斯驱逐，他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奥地利，先侨居美国，接着去瑞士苏黎士定居。在瑞士，他被禁止从事评论和编辑工作，但可以继续从事创作活动。1945年10月，费利克斯·萨尔登逝于苏黎士，享年76岁。

从1900年起，萨尔登就以各种笔名为奥地利和德国的各大重要报纸撰写文章，同时写了不少散文、中篇小说、剧本、政治评论、杂文等，对贵族及国会议员等上流社会展开批判，对当时的德国表示反感和厌恶。可惜它们均没有获得特别的好评。于是，他突发奇想，写一写一头森林之鹿的生活经历，班比是他为主人公取的名，1923年该书问世后，立即获得巨大成功，被译成多种语言。

本书描述了一头小鹿的成长故事，从它出世起讲到它成年。小班比是一头聪明、善良的雄鹿。它活泼可爱、彬彬有礼，它热爱自由，向往着森林和草原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但人类的出现，使森林危机四伏。一次又一次的猎捕，使班比的许多亲朋好友都死在了人类的猎枪下。最后班比在老鹿王的引领下，离开同伴，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在密林深处过起了孤独的生活。

作者深深领会自然的本质，热爱动物，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、真实的森林世界，抒发了他对一切弱小动物的同情和热爱，愤

怒谴责了人类对动物的无情残杀。他隐藏在动物世界里，用小鹿的目光和感觉审视、理解世界。班比既是小鹿也是孩子。作者用诗的语言，把细腻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写出了强权强力的有限和仁慈公正的无限。该书被约翰·高尔斯华绥称为一部“小杰作”，也被后人列为世界十大儿童经典著作。

20世纪30年代末，迪斯尼获得了该作品的电影出版权，1942年动画片《小鹿班比》一上映就引起全球注目，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，各国儿童几乎都以为迪斯尼就是《小鹿班比》的原创，小鹿班比成为孩子成长中都深深喜爱的经典形象。从此，出版社只向萨尔登索要有关动物故事的小说，而作者后来又写了《班比和他的孩子们》等大量描写动物的故事。

杨曦红

目 录

[一]	1
[二]	4
[三]	16
[四]	20
[五]	28
[六]	36
[七]	43
[八]	50
[九]	53
[十]	62
[十一]	74
[十二]	81
[十三]	87
[十四]	91
[十五]	98
[十六]	103
[十七]	108
[十八]	110
[十九]	114
[二十]	119

[二十一]	127
[二十二]	133
[二十三]	138
[二十四]	142

[一]

森林深处，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围成的隐蔽的小屋里，他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小屋看上去向四处敞开，其实周围树枝像把伞一样给遮得严严实实。

小屋里面地方不大，刚好够他和妈妈安家。

现在，他就站在这儿，四条细腿摇摇晃晃，站立不稳，一双迷蒙的眼睛无助地望着前方，看不见任何东西，他垂着脑袋，全身不停地哆嗦，就这样迷迷糊糊站着。

“多漂亮的孩子！”一只喜鹊喳喳叫道。

她正好从旁边飞过，听到母鹿因疼痛忍不住发出的呻吟，于是就飞了过来，坐到旁边一根树枝上。

“多漂亮的孩子！”喜鹊又叫了一声，没有谁和她搭话，她继续自言自语：“真叫人惊讶，他居然一生下来就可以站起来走路！太有意思了！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。当然喽，也许你已知道，我还年轻嘛，离开鸟巢才不过一年呢。可我真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么一个孩子，刚一出生立即就能站立。太了不起了，我认为你们鹿类样样都特别了不起，真的。他就能跑吗？”

“当然喽，”母鹿轻轻地回答。“但是，现在我得请你原谅，不能跟你多谈，我有许多事情要做。再说，我觉得身体还有点虚弱。”

“我不想打扰你们，”喜鹊说，“其实我也没有很多时间，可这样的事情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的。你可知道，我们喜鹊碰到这种事情有多麻烦、多辛苦啊。孩子们钻出蛋壳时，一动也不会动，只能无助地

躺在巢里，需要别人不停地照料啊照料。我跟你说吧，你当然不能理解，喂养他们，这活儿是多么辛苦，还有保护他们，又是多么担惊受怕。你想想看，又要给孩子们寻找食物，又要留意他们不出意外，多不容易啊。要是我不在他们身边，他们根本就无法生活。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我们要等多少时间，他们才会自己活动，又得过多少日子，他们才能长出羽毛、看起来有点像样。”

“很抱歉，”母鹿答道，“我没在认真听你说话。”

喜鹊飞走了。“愚蠢，”她心想，“虽然天生高贵、了不起，可惜太蠢！”

母鹿几乎没有察觉喜鹊的离开。她走上前，亲热地舔拭着刚出生的宝贝。她用舌头给小鹿擦洗、按摩全身，让他被暖暖的爱抚所包围。

小家伙还有点晕乎乎的，身体被妈妈轻轻抚摸时，不时会打一个趔趄，他就挺一挺身子，再静静站着。身上穿的红色小外套尽管还有点儿凌乱，可点缀着精美的白色斑点。懵懵懂懂的小脸上，神情分明还在沉睡。

母子俩周围，长满了各种榛树、山茱萸、黑刺李和幼小的接骨木树，在这些茂密的灌木丛上方，高大的槭树、山毛榉和橡树形成了一个绿色穹顶，灌木丛的下面，各种蕨类植物、野豌豆、还有鼠尾草正已从黑黝黝的泥地里破土而出，最下面的是盛开的紫罗兰和含苞欲放的草莓，它们的叶子挤挤挨挨，紧紧依偎着大地。清晨的阳光像一缕缕金色的细纱，穿过重重叠叠的枝叶照了进来。整个森林里，回响着各种声音，充满了欢乐和生机。黄鹂不停地欢唱，鸽子咕咕叫个不休，燕雀鸣啭，山雀啾啾，乌鸦吹响了口哨。欢腾的叫声中，不时夹杂着松鸦猛然发出的阵阵吵架一样的尖叫、喜鹊嘻嘻哈哈的俏皮的笑声、还有野雉爆发的清脆的叫声。有时候，啄木鸟短促而尖厉的欢呼声突然穿透各种声响，划破森林，鹰隼刺耳的叫声在树顶的上空回荡，响亮又急促，而乌鸦总是连续不断地让大家倾听他们嘶哑

的合唱。

对这样的欢歌笑语，小家伙一点都听不懂，其实他根本没在听，同样，对森林吐出的各种气息，他也不去理会。他只听到自己被擦洗、抚摩和亲吻的时候，肌肤滑过时发出的轻柔的沙沙声，除了身旁妈妈的气息，他闻不到其他任何味道。这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令他舒服又愉快，于是，他紧紧地依偎过去，急切地在妈妈怀里乱钻，终于找到了他生命所需的源泉。

在他吮吸的时候，妈妈继续不停地亲吻、抚摩心爱的宝贝。“班比。”她喃喃地呼唤。

而同时，几乎每时每刻，她都会抬起头，竖起耳朵细听动静，深深吸一口气，辨别空气中的气息。

然后她又俯身亲吻自己的孩子，安详又幸福。

“班比，”她重复着，“我的小班比。”

[二]

初夏，树木静静地站在蔚蓝的天空下，张开手臂，迎接阳光。丛林里，一簇簇荆棘，矮树上，花儿开得正欢，白的、红的，还有黄的，如繁星闪烁。有些树丛上，已经能看到小小的果实一团团挂在细细的枝头，娇嫩又结实，就像一只只攥紧了的小拳头。而脚下，各种各样数不清的小花竞相钻出泥土，让破晓时分氤氲的林中大地闪耀出五彩缤纷的活力，宁静又热烈。四处散发着树叶和鲜花的芬芳、潮湿的泥土和木质的香气。每当晨曦微露，或夕阳西下时，整个森林总会响起千万种声音，而从早到晚，蜜蜂唱个不停，还有黄蜂、马蜂，他们的嗡嗡声在馥郁幽静的林中回荡。

就在这样的一天又一天中，班比度过他最初的幼年时代。

他跟在妈妈身后，走在丛林中间一条狭窄的小路上。走在这儿，多么惬意，茂密的枝叶轻柔地拂过他的两侧腰窝，又轻轻地弯到旁边。小路看上去好像被堵得严严实实的，其实他们能轻松地前进。丛林中到处都有这样的道路，它们纵横交错，贯穿了整个森林。妈妈熟悉这里的每条道路的一切，有时候班比在一簇灌木前停下脚步，觉得无法穿过这道绿色的墙垛。这时，妈妈总是毫不费劲，一下子就能找到路口。

班比有许许多多的问题。他特别喜欢向妈妈问这问那，给妈妈提个问题，再听听妈妈怎么回答，是件最有意思的事情。班比一点都不奇怪，自己脑袋里怎么会连续不断、毫不费力地冒出一个又一个问题，他觉得这很自然，提问题令他快乐，而充满好奇地等待回答，

同样让他感到快乐。无论问题的答案是什么，他都非常满意。有时候，妈妈的回答他没听懂，他还是觉得快乐，因为这样，只要愿意，他就可以不断地问下去。有时候，他不再往下提问，这又很有意思，因为他正努力开动脑筋，用自己的方式想象那些不懂的事物。有时候，他清楚地感觉到，妈妈不给他完整的答案，故意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一切告诉他，而这样真的又很有意思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留有一份强烈的好奇，一种奇妙的想象，一个令他既担忧、又快活的期待。这时，他就会沉默不语。

现在，他又开始提问了：“妈妈，这条路是谁的？”

妈妈回答：“我们的。”

班比继续问：“我和你的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我们俩的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就是我们俩的吗？”

“不，”妈妈说，“是我们鹿的……”

“鹿？那是什么？”班比问，笑了起来。

妈妈回头看看他，也笑了：“你是鹿，我也是鹿，这就叫鹿，你懂了吗？”

班比笑得蹦了起来：“懂了，我懂了。我是一头小鹿，你是一头大鹿，对吗？”

妈妈朝他点点头：“就是这样，你明白啦。”

班比又认真起来了：“除了我和你以外，还有别的鹿吗？”

“当然有喽，”妈妈说，“很多呢。”

“他们在哪儿？”班比大声问道。

“就在这儿，到处都有。”

“可是，我没有看到他们。”

“你会见到他们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班比停下脚步，急切想知道。

“不久吧。”妈妈平静地继续往前走。

班比跟在后面，一声不响，因为他在思考“不久”这个词会是什么意思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有了结果，“不久”肯定不同于“立即”，但他还不清楚，“不久”应该到什么时候为止，到什么时候“不久”开始变成“很久”。突然，他问：“这条路是谁修的？”

“我们。”妈妈回应。

班比惊讶极了：“我们？我和你？”

妈妈说：“可不，我们，就是我们鹿。”

班比问：“哪几个？”

“我们大家。”妈妈简单地搪塞他。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班比兴致勃勃，时不时地跳到路边，不过，他总是乖乖地绕回妈妈身边。突然，他们的前面，紧贴着地面有窸窸窣窣的响声，有个东西在蕨类植物和野莴苣叶下面拼命乱窜，接着传出一声细弱、可怜的惨叫，然后一切又复归平静，只有树叶和草茎还在不停地颤动。一只白头鼬逮住了一只耗子。她从他们身边一晃而过，低着头钻进路边，开始享用美餐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班比惊恐不安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妈妈安慰他。

“可是……”班比全身颤抖，“可是……我刚才看到了。”

“就这样，”妈妈说，“别害怕，是白头鼬杀死了一只耗子。”

但班比还是被吓坏了，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才说得出口。他接着问：“为什么他要杀死耗子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妈妈迟疑了片刻。“……我们走快一点。”她这么说，好像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就把班比的疑问给忘了。

她开始小跑，班比跟在她身后，蹦蹦跳跳。

接下来他们休息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又静静地上路了。终于，班比

忐忑不安地问：“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也要杀死耗子吗？”

“不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永远不会吗？”班比追问。

“永远不会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为什么不会？”班比放下心来。

“因为我们不杀害任何东西！”妈妈的回答很干脆。

于是，班比又快活了。

离他们路边不远一棵小白蜡树上，突然传出一阵刺耳的怪叫。妈妈不加理会，继续往前走。班比好奇地停下了脚步。树枝上，两只松鸦为了抢夺一只鸟窝正在激烈地争吵。

“来呀，你再上前一步看看，你这个无赖！”一只松鸦喊道。

“你这个傻瓜，激动什么呀，”另一只回应，“我可不怕你。”

第一只勃然大怒：“找你自己的窝去，你这个小偷，看我不砸烂你的脑袋。”他怒不可遏，破口大骂，“真卑鄙！卑鄙！”

另外一只发现了班比，他朝下穿过几道树枝，冲着班比直嚷嚷：“你在这儿傻乎乎看什么，捣蛋鬼，滚开！”

班比吓得连忙逃走，追上妈妈，小心翼翼跟在后面，以为妈妈根本没有发觉自己刚才停在原地没跟上她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妈妈，什么叫卑鄙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班比想了想，又开始问：“妈妈，他们两个互相为什么那么凶呢？”

妈妈回答：“他们争吵是为了抢夺食物。”

班比问：“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也会为了食物争吵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妈妈说。

班比问：“为什么不会？”

妈妈答道：“我们大家都有足够的东西。”

班比还想知道：“妈妈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互相也会凶狠吗？”

“不会，我的孩子。”妈妈说，“我们之间不会发生这种事。”

他们继续前进，眼前一下子变得非常明亮，豁然开朗。纵横交错、杂乱纠缠的灌木、荆棘到了尽头，小路也到了尽头，只要几步，他们就可以走出森林，踏上展现在面前明亮的开阔地带了。班比蹦蹦跳跳刚要上前，但妈妈停下了脚步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他急切地问，一下子被迷住了。

“草地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草地是什么？”班比急着想知道。

妈妈打断了他：“以后你自己会明白的。”她变得十分严肃，又非常谨慎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头高高昂起，一边紧张地竖起耳朵谛听，一边深深吸口气，辨别空气中的气息，神情非常认真。

“不错，”她终于开口了，“我们可以走出去。”班比刚要跃出森林，妈妈却又挡住了他的路。“你等在这儿，直到我叫你出来。”班比很听话，马上静静地站好。“这就对啦，”妈妈表扬他，“现在，你要牢牢记住我对你说的话。”班比听得出来妈妈说话时的激动不安，他一下子紧张起来。“到草原上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”妈妈继续说，“那可是一件很困难、很危险的事情。你别问为什么，这些你今后都要学的。现在，你要完全按我说的去做。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班比答应。

“那好，我先一个人走出去，你待在这儿等我，眼睛要一直盯着我，一刻也不能离开。如果你看到我往回跑，朝这里进来，你就要马上转身，迅速离开这儿，尽自己的可能，跑得越快越好，我会追上你的。”她沉默了片刻，似乎考虑了一下，又继续告诫他：“不管怎样，你要跑，拼命地跑，能跑多快就跑多快，一定要跑，……不管发生什么……即使你看到我……看到我摔到地上，……也别管我，你明白不明白？……不管看见什么，听到什么……你都要不停朝前跑，越快越好……！你能答应我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班比轻轻地说。

“如果我叫你出来，”妈妈继续说，“你就可以跑出来了。你可以在外面草地上玩耍，外面多美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只是……你还必须向我保证……在我喊你第一声时，你就得跑到我的身边，一定要记住！你听到了吗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班比的声音更轻了，因为妈妈说话时是那么严肃。

她又继续往下说：“到了外面……如果我叫你了……你可不能东张西望，还要问为什么，你得像阵风一样马上紧跟我身后！一定要记住，不能迟疑，不能拖拉……如果我开始奔跑，你就要立即跟上，千万别停下来，一直不停地跑回到这儿树林里。我说的这些，你不会忘记吧？”

“不会。”班比惴惴不安地说。

“那好，我现在就要走了。”妈妈说道，心情似乎稍稍平静了些。

她走出丛林。班比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妈妈，看着她慢慢地抬起腿往前走。他站在原地，内心充满了期待、害怕和好奇。他看见妈妈仔细聆听各个方向的动静，看见她惊跳起来，他也跟着吓了一跳，准备转身跃入丛林。这时，妈妈又恢复了平静。过了一分钟，她变得很开心，低下脖子，向前伸得长长的，高兴地朝这边看过来，一边叫道：“来吧！”

班比一跃而出，立即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中，恐惧在刹那间被忘得一干二净。在丛林深处，他抬头只能看见自己头顶上方绿绿的树梢，而树顶的上面，透过细小的空隙，偶尔能看见一块散落的蓝色斑点。现在他发现，整个蓝天又高又远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。他在森林里认识的太阳，就是一缕缕、一束束的光线，或者就是穿过枝叶洒落下的一些模糊的金黄色块。现在，他突然间站在这热烈、绚烂之中，接受这伟大力量的主宰，沐浴着它的温暖，炽热的阳光令他合上双目，却开启了他的心扉。

班比陶醉了，彻底忘了自己。他简直是疯了，傻傻地朝着天空跳

跃，三次、四次、五次……就在原地不住地向上蹦啊跳啊。他没法做别的，只能这样，仿佛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他，让他跃向空中。他用力伸展幼嫩的四肢，敞开胸膛自由自在地呼吸，他要用呼吸来汲取这芬芳的草原上纵情释放的明朗和喜悦，这一切令他无法停止跳跃。班比是个孩子，假如他是人类的孩子，那他早就高兴得欢呼雀跃了。但是，他是头幼鹿，鹿不会欢呼，至少不会像人类的儿童那样欢呼。所以，他就用四肢、用全身，把自己抛到空中来表达他的欢乐。妈妈欣慰地站在一边，看着班比乐得发狂，看着他纵身投向天空，再笨拙地落回原处，在惊愕、不解地望着前方发愣一会儿后，又一次把自己投向天空，如痴如醉，乐此不疲。她清楚，班比只认识森林里狭窄的鹿道，在他来世界短短的日子里，他习惯了密林中的拥挤。他所以一直在原地蹦蹦跳跳，因为他还不知道在开阔的原野上可以自由驰骋。于是，妈妈把头一低，俯向前腿，笑眯眯地看了班比一秒钟，然后纵身一跃，开始绕着草地飞奔，疾风过处，高高扬起的牧草窸窣作响。班比吓了一大跳，惊呆了。难道这是让我跑回丛林的信号吗？刚才妈妈说过，无论看见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不要管她，要尽快离开，越快越好！他正要遵照妈妈的嘱咐转身逃跑，这时，妈妈嗖地一声，飞驰而至，在他前面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然后，像刚才那样，头猛地一低，冲着他边笑边喊：“来，抓住我呀！”就一下子撒开了腿。班比目瞪口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妈妈怎么啦？这时，妈妈又冲上来，快得令人眼花缭乱。她用鼻子顶顶他的腰窝，急急说了声：“快来抓我！”就又闪开了。班比朝妈妈扑去，往前冲了几步，很快，步子变成了轻盈的跳跃。像是被什么托着，他感觉自己在飞翔，哦，是他托着自己向前飞奔。四周在他的脚步下，四周在他的跳跃下，四周，四周。班比高兴得无法自制。野草欢快的沙沙声飘进他的耳朵，它们轻轻地拂过他的身体，那么娇嫩，如丝绸一样温柔。他撒开四蹄绕着草地飞奔。跑了一圈后，又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上一圈，不停地绕着圈子。妈妈在一边静静地站着，喘着气，目光始终追随着他。班比纵